

海丝特·白兰的力比多升华解读

曹 曦 颖

(四川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成都 610068)

摘要:《红字》是纳撒尼尔·霍桑所著的一部关于道德、文化、宗教的经典作品,也是一部关于精神分析的有先见之明的杰作。本文拟从精神分析批评学的角度出发,以弗洛伊德的力比多理论为依据,指出白兰力比多升华的原因主要在于清教社会的束缚及其健全人格所提供的保障;白兰力比多升华的途径则在于将早期力比多升华成为爱的信念、艺术美的追求及对人们的博爱;白兰力比多升华的结果是实现了自己本能冲动的适当满足,也避免了自己力比多与社会的冲突,为社会文明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从而最终成为人们认可和尊重的真正女主角。

关键词:纳撒尼尔·霍桑;《红字》;海丝特·白兰;力比多;升华

中图分类号:I712.0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0)02-0087-05

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的《红字》(*The Scarlet Letter*)一直备受批评界的关注。国外学者主要从文化批评、女性主义、精神分析、新历史主义等角度对作品中性别的文化建构及人的个性的相互影响^[1]、作品中的女性主义思想^[2]、狄梅斯迪尔的人物心理^{[3]3-232}、白兰与霍桑各自所处的时代文化语境之间的关系、霍桑倡导的社会伦理道德^{[4]194-246}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国内学者则从文化批评、女性主义、原型批评、文本比较、心理分析等角度对通俗文学文化语境中重读《红字》的意义^[5]、白兰的自我保障意识^[6]、作品的《圣经》原型^[7]、弗罗洛与狄梅斯迪尔命运背后的宗教蕴蓄^[8]、珠儿和奇林沃思的心理历程^[9-10]等问题进行探讨。这些探讨从不同侧面到《红字》及其作者霍桑的研究做出了积极贡献,但是目前尚无学者对女主人公白兰的力比多(libido)升华问题进行深层分析。由于《红字》不仅“是一部关于道德、文化、宗教的经典作品,也是一部关于精神分析的有先见之明的杰作”^[9],因此,本文拟

从精神分析批评学的角度出发,以力比多理论为依据,分析作品中白兰力比多升华的原因、途径和结果,进而挖掘作者塑造这一人物形象的写作意旨。

一 白兰力比多升华的原因

弗洛伊德本能学说的核心概念“力比多”指“本我”中的性欲冲动,它为“各种本能冲动、欲望提供力量,是人整个精神活动的基础和源泉”^{[11]1};性欲既包括生物本能的性的狭义内容,又包括同“爱”有关的力的广义内涵,即包括如自爱、父母的爱、子女的爱以及人类的一般的爱^{[11]34-35}。

白兰最初对情人狄梅斯迪尔的爱是一种源自生物本能的性爱。这种性爱力是她早期力比多的重要组成部分。白兰年轻时,体形举止优美绝伦。老学者奇林沃思运用种种骗术、花招,诱使白兰含苞的青春与他的衰朽结成了虚伪矫饰的关系。这种难以和谐的情感无法满足白兰本我中对性爱与被爱的强烈需求。她痛恨奇林沃思,认为是他使得自己的生活仅如败墙上的一丝绿苔,养育在了腐朽的质料上。

收稿日期:2009-09-16

基金项目:本文系四川外国语言文学研究中心 2009 年度青年项目(SCWY09-22)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曹曦颖(1975—),女,四川仁寿人,四川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英语教学、文学与翻译研究。

白兰甚至将自己对奇林沃思的笑脸相迎视为自己“一生中最需忏悔的罪过”^{[12]138}。这种虚伪矫饰的婚姻关系,对白兰的心理是一种伤害,对她作为女人的本性是一种侮辱^[13]。由于人的本能遵循快乐原则,因此当白兰结识才华横溢的年轻牧师狄梅斯迪尔时,当一种比奇林沃思更有力的接触唤醒了她全部的感官时,白兰心中最强烈的感情被唤醒了。她遵循本能的快乐原则,不顾一切与狄梅斯迪尔发生了“越轨”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自己压抑多年的生物性本能需求。然而,这种生物性本能的满足行为违背了当地清教社会的道德规范。白兰因此遭到严厉的惩罚,被投入了监狱,在市场绞刑台上带着象征耻辱的红字示众,之后还被责令终身佩带这一耻辱标记,使她感到极大的痛苦。但痛苦越深,白兰对清教社会的不满就越强烈,其力比多升华的动因也就越充分。

对珠儿的母爱力量则构成了白兰最初力比多的另一部分。在白兰看来,珠儿是她在世上唯一的珍宝。因为珠儿,白兰“感到自己具有对抗这个世界的神圣的权利,并准备为捍卫这一权利而战斗到死”^{[12]389}。珠儿是她顽强地活下来的重要力量源泉。然而,清教社会企图夺走这唯一珍宝,认为既然珠儿真是魔鬼所生,那么为了挽救母亲的灵魂,就必须从她身前搬掉珠儿这块绊脚石;反之,如果珠儿果真能接受道德和宗教上的栽培,具有脱胎换骨的基因,那么将她移交给一个比白兰更好的监护人,就可以使她有一个更为光明的前途。对此,白兰拼命地进行反抗,并向贝林汉州长吼叫道:“上帝给了我这个孩子”,“目的是以她来补偿我被剥夺了的一切”,“你们不能夺走她!我宁愿先死掉!”勉强保住自己抚养孩子的权利^{[12]79-92}。

在清教社会的层层束缚下,饱尝人间的悲苦与辛酸的白兰通过力比多的升华坚强不屈地活了下来。她健全的人格为其力比多的升华提供了根本保障。弗洛伊德认为,人格由“本我”、“自我”和“超我”构成。“本我”是遗传下来的动物性本能,不“受理性和逻辑准则的制约,只受一种愿望的支配,即一味地遵循快乐原则”。“超我由自我理想和良心所组成”,是传统的价值观念和社会理想在人格中的重现。超我代表一种对本我的道德限制,奉行的是理想原则。“自我”是“意识的结构部分,是从本我中分化出来并得到发展的那一部分”,它遵循现实原则。现实原则

的目的就是将能量的释放推迟到“真正需要的对象被发现或产生出来为止”。“当自我能很好地平衡三者关系时,人格便处于正常状态,人的精神就健全;当自我失去对本我和超我的控制时,三者之间的关系无法平衡,系统便陷于紊乱状态,人格就不正常,发展到极端,人的精神就会失常”^{[14]134-145}。白兰早期力比多的组成部分——性爱和母爱构成了她本我中的主要部分,而清教的社会传统则成为她人格中的超我。由于白兰的超我对本我进行了无情的束缚和剥夺,因此白兰的内心常感到极大痛苦、焦虑。在这种处境中,如果白兰的人格不健全,她的自我无法平衡本我、自我、超我的关系,那么白兰就会精神失常,甚至走上自杀的道路。然而,白兰是一位自我意识坚强、人格健全的女性。白兰的自我成功地周旋于自己的本我与超我之间,调和了本我与超我的矛盾,并遵循现实原则,将本能的释放推迟到了真正需要的对象被发现或产生出来为止。通过力比多的升华,白兰进行着自我安慰、自我解脱,对外界多变环境进行着种种心理防御,最终取得自我与环境一致的升华,实现了自我心理防御机制的最高水平。

二 白兰力比多升华的途径

弗洛伊德认为,客观条件常常限制个体的本能冲动;“某种冲动可以替代另一种冲动,某种冲动还可以接管另一种冲动的强度,假使一种冲动的满足在现实中受到挫折,另一种冲动的满足则常常能够提供完满的补偿”,因此当人的力比多受到束缚时,它的性倾向就会放弃“获取部分的或生殖的快乐的快乐的目标,代之以另一个在起源上与所放弃的目标有联系的、本身已不再是性的、因而必须视作社会的目标”,即实现力比多的升华。“升华”,是指人将原有的本能冲动、欲望转向崇高的目标或方向和对象的过程^{[15]354-355}。在《红字》中白兰通过种种升华途径,使自己的力比多向高级转向,成为一种激励高尚活动的原动力。

首先,白兰的自我遵循现实原则,放弃了获取部分的或生殖的快乐的快乐的目标,将自己对狄梅斯迪尔的生物本能的爱升华为一种爱的信念。白兰在出狱以后,完全可以撕掉胸前象征着耻辱的红字,带着孩子远走高飞,开始新的生活。但是,她却偏偏回到这块耻辱的地方,以此为家,执着地活了下来。她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她所爱的人仍然住在那个地方,她的潜意识中仍然还渴望着与狄梅斯迪尔的团聚。虽然

世人并不承认他们,但她自认已与他结为一体,并且他们的这种关系终究会带他们去末日审判庭举行婚礼,以迎接未来永无休止的惩罚。白兰不敢面对这一念头,而将它封存在潜意识的地牢之中。但正是凭着这份爱的信念,白兰忍辱负重,逆来顺受,缓和自己与社会传统的冲突;她独自劳作,从不企盼别人的同情,也不因受苦而要求补偿。她让自我周旋于本我与超我之间,艰难地调和本我与超我之间的矛盾,她的生活基本上“已从激情和感官的享受”转向了思想方面^{[12]126-129}。

其次,做针线活也成为白兰力比多升华的一种途径。她将内心中对狄梅斯迪尔和珠儿的爱移植到了对艺术美的追求与热爱之中,集中体现在她对胸前的红字与对珠儿的装扮上。那鲜红的A字“制作得如此雅致”,“如此雍容华贵”,如此精美鲜亮,定然产生出一种与众不同的美来。她充分“驰骋她的想象才能来设计、美化孩子穿给人看的衣服”,给珠儿穿上“一件精心裁剪的绯红色的天鹅绒套裙”,上面“缀满了五彩缤纷的刺绣”^{[12]72-80}。她将针线活当作自己生命的一份寄托,将力比多移植到珠儿所穿的色彩鲜艳明快、式样复杂多变的衣饰制作过程中,将力比多移植到华丽奢侈的刺绣织品制作过程中。就这样,她的针线活出现在州长的皱领上、军人的绶带上、牧师的领结上、婴儿的小帽上;她那受挫的力比多得到了合情合理的升华。

再次,对人们广施博爱也是白兰力比多升华的又一途径,她将心中对狄梅斯迪尔和珠儿的爱移植、升华为清教社会所认可的博爱。她把全部结余都用来施舍救济;她毫不计较穷人对她的尖酸辱骂,反而替他们缝制粗衣,不求报酬;当城里瘟疫横行时,她挺身而出,大献爱心;当别人受难时,她总是作为理应前来的命运与共的人,及时给他们以安慰、温暖和光明;她以自己饱经沧桑的痛苦心灵去抚慰其他受伤的心灵;她对穷人、病人和不幸者是如此关心体贴、如此乐于奉献,以至于她成为人们心目中慈善的修女。她将原有的本能冲动、欲望转向了另一个在起源上与所放弃的目标有联系的、本身已不再是性的,因而必须视作社会的崇高目标,最终完成了自己力比多的升华。

三 白兰力比多升华的结果

弗洛伊德认为,起源于本能冲动的种种能量,总是想寻找某种形式的释放,人的所有行为的目标就

在于减除由不愉快的能量日渐积累起来的紧张。升华作用是一种调和的办法。一方面,它将本能欲望转入另一有用的新途径,原先用以满足本能的活动为更高尚的精神活动所取代,本能(主要是性本能)的直接表现化解成实质上非性的行为,这样一来就使“力比多”从固定情绪中解放出来,不受压抑,而得到适当满足。另一方面,由于它是将本能欲望向合乎文明发展和社会规范的方向转化,也避免了与社会道德、法律、习俗相冲突或违背。通过这种升华,欲望转变为更远大、更有价值的智慧创造活动^[16]。

在《红字》中,由于白兰将自己对狄梅斯迪尔的生物本能的的爱升华为一种爱的信念,因此她的痛苦与焦虑减少了,意志却更坚强了。通过这一升华途径,白兰既避免了力比多与社会的冲突,又适当满足了本我的本能冲动,因而能在艰难的困境中生存下来。另一方面,通过对人们广施博爱,白兰逐渐改变了人们对她的看法,并赢得了人们的同情、好感乃至尊重,甚至许多人不肯按原来的意思来解释鲜红的A字了,人们“开始不再将这红字视为一种罪恶”的标记,而认为那是能干(Able)的意思^{[12]127-128}。白兰的本能欲望避免了与传统社会道德、法律、习俗的冲突,她的本我、自我和超我通过相互作用构成了一个和谐统一的整体。她再不必担心人们的辱骂、鄙弃,也再不必为胸前的红字而不安、退缩。她的善良、能干与爱心终于得到公众的认可与尊敬,她本我中的本能冲动也总算得到一定的满足。“性本能的可以受到影响或转向的特征,能够使这些本能服务于各种文明活动,甚至能对文明做出极其重要的贡献”^{[17]813-814},因此力比多的升华还可以使人通过目标及对象的改变来创造更富有社会意义的价值。正是从这一层面上,弗洛伊德得出结论:人类文明是由一切本能的力量升华而成,“人类文明起源于人的性欲”^{[14]177-178}。正是通过将狄梅斯迪尔和珠儿的爱移植、升华为对艺术美的狂热追求,白兰从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本我的本能冲动。她的女红技艺也日臻完美,简单的针线活升华为一种高尚的艺术活动,一种更远大、更有价值的智慧创造活动,从而为人类精神最高的艺术成就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同时,在力比多的升华过程中,海斯特的内心从未停止过思考和探索,她对人类文明社会逐渐有了更深刻更全面的认识。她认为世俗的法律不再是她心灵上的法律。在她所处的时代,人类的智力刚被

解放出来,赢得了较之过去更加活跃、更加广阔的天地。人们不是从实际上而是从他们赖以立足的理论上推翻和改造了那些由古代教条派生出来的一切。白兰吸收了这些勇敢的人们的思想,并进行了更深层次的自由思考。她认为“男人的本性或者说男人已变成本性的长期遗传的习惯,必需彻底改造,只有在这时,女人才有可能享有看似公平而合理的地位”;人要做自由人就必须推翻整个社会制度,另起炉灶^{[12]129-130}。在“结局”最后一章里,白兰对文明社会进行了形象的勾勒和广泛的宣传,她向那些寻求精神慰藉的女性们郑重地指出,“待到进入某一光明的时期,世界趋向成熟,天国降临人间,新的真理自会昭示天下,从而在男女双方幸福的坚实基础上建立起男女之间的全部关系”^{[12]203}。弗洛伊德曾说过:“本能的升华是最引人注目的文化发展特征;正是由于升华,高级的心智活动、科学活动、艺术活动或思想活动才成为可能”^{[18]57-67}。在弗洛伊德看来,正是这些性的冲动,对人类精神的最高的文化、艺术和社会成就做出了其价值并没有被过高估计的贡献。在《红字》中,白兰通过种种途径升华了自己早期的力比多,将其转化为人类社会发展和文化成就的原动力的一部分,为人类精神最高的文化、艺术和社会创造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因此白兰最终得到了人们的认可和尊敬。

在力比多的升华过程中,白兰将自己原有的本能冲动、欲望转向了崇高的方向和对象。然而,在这一过程中,她的本能能量源泉和目的依然故我,她依然深深地爱着狄梅斯迪尔和珠儿。在最后一章,出走多年的白兰又孑然一身回到那间海边的小茅屋,重新过起离群索居的生活,并在胸前又重新戴上了那个红字。她的回来是源于对狄梅斯迪尔割舍不断的爱。在她看来,波士顿不仅是她的耻辱之地,而且更是她的爱情之乡。那里埋葬着她的爱人,生生死死,她都将永远地紧紧地陪伴着他。另一方面,白兰也依然深深爱着她与狄梅斯迪尔的爱情结晶——珠儿,自己衣着朴素,却总是想方设法为珠儿精心制作

各式各样五彩缤纷的衣饰。她忍受了狄梅斯迪尔对自己的抛弃,却请求牧师在条件许可时要真心疼爱女儿珠儿。通过自己的忍辱负重、力比多的升华,白兰不仅让人们接受和认可了自己,也让人们接受和认可了珠儿,以至于老罗杰去世后将自己的财产全部遗赠给了珠儿,人们甚至认为珠儿的野性血液兴许会与当地最虔诚的清教徒的高贵的血统融为一体。即便后来白兰孑然一身回到新英格兰时,她也依然牵挂着远方的珠儿,为珠儿的孩子精心绣饰漂亮的袍服。在七年的痛苦折磨与煎熬中,虽然白兰减轻紧张时利用的对象和手段发生了改变,但是她的力比多升华却并未改变白兰对狄梅斯迪尔和珠儿的爱,反而使她因此而变得更为坚强、成熟。

霍桑是一位擅长心理描写、善于揭示人物内心世界的文学大师。在《红字》中,他为我们生动刻画了女主人公被欲望与清教伦理所困,被本我与超我之间的矛盾冲突所折磨,而饱尝人世间悲苦与辛酸的人生^[19]。然而,女主人公白兰凭借力比多的升华,最终获得心灵的解放和自由,成为人们认可和尊重的真正女主角。正如贝姆所说,“在白兰这个形象中,霍桑塑造了美国小说中的第一个真正的女主角,同时也是其中永远的英雄之一”^{[20]62}。通过逼真描述清教社会对美丽、善良的白兰的残酷压迫,霍桑向我们展示出北美早期殖民社会道德传统的真实面目,对北美清教在新大陆的精神压抑进行了辛辣批判,对宗教异化问题进行了深刻揭露。但另一方面,白兰和她女儿的故事也给19世纪美国关于财产、家庭的道德和经济传统贴上了自由主义思想的标记^[21]。通过对白兰的人物塑造,霍桑展现出自己对女性问题的关注,表达了自己建立自由、平等的和谐社会、实现人们正常人性欲望的社会理想。通过对白兰力比多升华过程的详尽勾勒,霍桑还明白无误地为人们指出了力比多升华在社会文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 [1]Herbert, Jr. T. Walter Nathaniel Hawthorne, Una Hawthorne, and The Scarlet Letter: Interactive Selfhoods and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Gender [J]. *PMLA*, 1988,103(3).
- [2]Barlowe, Jamie. Rereading Women: Hester Prynne-ism and the Scarlet Mob of Scribblers[J]. *American Literary History*, 1997, 9(2).

- [3] Crews, Frederic. *Out of My System: Psychoanalysis, Ideology, and Critical Method*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 [4] Bercovitch, Sacvan. *The Rites of Assent: Transformations in the Symbolic Construction of America* [M].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 [5] 金衡山.《红字》的文化和政治批评——兼谈文化批评的模式[J]. 外国文学评论, 2006, (2).
- [6] 程树华. 霍桑的女权主义思想在海丝特·白兰个性上的体现[J].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1, (4).
- [7] 彭石玉. 霍桑小说与《圣经》原型[J]. 外国文学, 2005, (4).
- [8] 张军, 徐莉华. 禁果与僧侣——弗罗洛与丁梅斯代尔的剖析[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04, (2).
- [9] 张海蓉.《红字》中珠儿心理的后结构主义精神分析解读[J]. 南京林业大学学报, 2005, (2).
- [10] 张海蓉. 齐灵渥斯悲剧的后精神分析解读[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2006, (2).
- [11] 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的智慧——弗洛伊德心理哲学解读[M]. 刘烨编译. 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5.
- [12] 纳撒尼尔·霍桑. 红字[M]. 熊玉鹏, 姚乃强译.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0.
- [13] 李儒寿.《红字》女主人公海丝特·白兰性格特征探析[J].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05, (4).
- [14] 张传开, 章忠民.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述评[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87.
- [15] 弗洛伊德. 精神分析引论[M]. 彭舜译.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7.
- [16] 徐泽虹, 廖辉. 弗洛伊德“性力升华说”探微[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 (4).
- [17] 波林. 实验心理学史[M]. 高觉敷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 [18] Freud, Sigmund. *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3.
- [19] 齐建坤, 乔叶. 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解析《红字》男女主人公[J]. 内蒙古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 (1).
- [20] Baym, Nina. *The Scarlet Letter: A Reading* [M]. Boston: Twayne Publisher, 1986.
- [21] Brown, Gillian. Hawthorne, Inheritance, and Women's Property [J]. *Studies in the Novel*, 1991, 23(1).

On the Sublimation of Hester Prynne's Libido

CAO Xi-ying

(Foreign Language Institute,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8, China)

Abstract: *The Scarlet Letter*, a masterpiece of Nathaniel Hawthorne's, is an excellent foreseen work of psychological analysis as well as a classical work on morality, culture and relig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reudian psychological analysis and based on the Freudian libido theory, this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the reasons of her libido sublimation consist in the fetter of the Puritan society on her early libido and the guarantee of her sound personality, the means include the sublimation of her early libido into her belief in love, her pursuit of the artistic beauty and her universal love for people, and the results are her satisfaction of instinctive desire to some extent, avoidance of the conflicts between her libido and society,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civilization and ultimately a true heroine accepted and respected by people.

Key words: Nathaniel Hawthorne; *The Scarlet Letter*; Hester Prynne; libido; sublimation

[责任编辑:张思武]